



淵鑑類函

四

〔清〕張

英

王士禎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淵鑑類函

四

〔清〕張英 王士禎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膳錄監生臣蔣錦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載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從事

刺史

唐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

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置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

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置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一百十一

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

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

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

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

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

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錄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

還奏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十

事謝夷吾為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或謂州府為外臺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

伯實為九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刑錄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

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

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

令畏威明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

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帝族凡單車

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

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

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

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

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

發則擊之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

欽定四庫全書

三

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

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

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

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

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安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

賢良其五抑獄訟其六均賦役帝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

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

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

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

後

兩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
經置使持節兼罷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
為意仍舊存之復改為太守亦復不置所以使持節之
名及於遠達小郡

乃不繼典職之先刺史縣今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

吏帶軍事以統之

楊帝乃別置都尉
領兵兵不屬郡

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

大夫一人巡察畿內

又有司隸刺史
房彦謙嘗為之

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

與漢六
條不同

從事四十人副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刑鑑類書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輅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

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

一道
二

以左右臺及

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養而

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其有成旅之地
即置節度使仍

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

惡舉其大綱自餘郡縣所有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
後改採

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餘屬隨事增置
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
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

增文獻通考

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

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

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史

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刑鑑類書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蕪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遏

非常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

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

條二十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

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十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十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十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十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十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夫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暉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矣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暉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冀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均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頗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殿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詞林典故
卷一百一十一

八

闕還冀州刺史聞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騾來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悲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追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邀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詞林典故
卷一百一十一

九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追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邀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

賢并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庶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常不易心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為卿糧爾 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圓司州會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蔡母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掖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索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球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球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
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暮拜泰州
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
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
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
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遜秦遷廬州刺史撫卹
境內嚴饑大行邑里歌之曰廬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墨書慰勉之 又曰太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宗詔朝某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
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
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聖闡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
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
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關以繩為之見
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滏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庫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
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美政河北號鰲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
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獲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
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厯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鑑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通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顥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欽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捨捨於叢林之間猛獸時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一

四

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遣李

惠臣希烈破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

技素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固行之病人者因去

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

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秋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

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蛇一豚一羊

投之秋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海中數日秋水盡

涸徙於舊濠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為御史冉祖雍所詆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雄郎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

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

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傳其貢民皆賴之

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無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數曰

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

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更有父母者縱輒造之施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至秋界中生稽殺人頗獲之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
刺史開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
往他州每按部燕接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人往將續之無遠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
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斬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聞
郡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吏曰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十六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
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
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
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
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
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
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
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
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
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徐州
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為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為汝
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為舒州刺史藍屋令李會為
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
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為死別傷陛下孝理
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為人子每
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
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
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為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七

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與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又曰孔若愚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致謫由是多行不法若愚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加黜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愚始也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康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坊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害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簿責五代史梁書曰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逆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開元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河南州諸制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為重唐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者以李勣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十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吏挾奸宣能據一壩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報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唐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公身俸二千石贍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悅安有積貨治產欲為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瑱字世儻為豫州刺史弟

之曰我之有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曰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

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不厭極法九江太守戴聖

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為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致於

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罷市又曰晉祖建

行恩德及卒人為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為巷

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岷山

又曰羊祜卒人為巷

增

執較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

為害昱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

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為常州

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甓

授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甕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優逸恐不堪事

又曰晉周訪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遣以玉璽王琬訪諸地曰種松植蘭又曰唐刺史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又曰宋羅時為滄州刺史或曰滄州貧僻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職田何謂貧僻耶治縣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

記原長一州阜兆民地得民郭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索賈公彥疏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國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漢舊官合璧事類
增古方伯
漢舊官合璧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也東觀漢記曰陽名子薛字孫山堂肆考曰陽州牧刺史漢舊官又曰唐薛遂為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原訓導諸侯督察郡國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秦漢書曰宋博秦漢家之置郡縣制刺史奉使典司督察郡國史民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報秩早加賞威勸功樂進

功勳凌夷奸究不禁臣施教九郡宣風萬里王隱曰王沈字處道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還遠無

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錢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

施行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謹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聘

求者德旌顯異行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

宅傳曰陶清為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石崇積財王戎治

秦戎遣吏脩園宅免官勿令領兵不宜去武魏志詔以賈詡遷豫州刺史

經學政事撫字惟科史堂肆考曰漢蕭育為冀州刺史為吏民悅服又曰唐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

詔舉良才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早朝議選朝臣

平元帝通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諸卿各舉

為帝曰歐陽頤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

乃按武州刺史 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 魏主成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難 截錄遮圍 辭絹乞留 中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 記曰澤州刺史延韜 韜為軍民遮圍不放出

城燕裁下馬登延韜夜開城門赴關 太平御覽曰韓

軌遠泰州刺史神武欲執還仍賜州人戶絹布而西州

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惟乞留執神武嘉歎乃留

焉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

愛戴餘糧棲誠甘露降庭 又曰唐劉德 廣設耳目

咸為錦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又曰李廷賞為青

宜用心腹 又曰陽遠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

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又曰李廷賞為青

州刺史帝謂曰懷遠之俗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又

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唐宣宗詔刺史母得外使必令至京師而察能否則後

除之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嵩等奏

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校尉望於臺閣

御史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 鑄鐵灌賊 戮金感

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首 又曰魏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檣

鐵持以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刑長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 又曰梁毗為西寧州刺史首長皆以金物至謂之

逃相攻奪毗患之後諸首以金遺毗毗對金物笑謂之

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 有君子心 得

那一無所納諸首感悟遂不相攻擊 方伯體 又曰隋楊達為鄆州刺史文帝差品天

下收掌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無君子子

心者惟楊達耳 又曰吉翰為益

州刺史在仕著美績善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還儲

本州 又曰唐韓休為杭州刺史魏於東西京為近州桑

與所至常親履習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

免稅而與他郡此守臣私惠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

不放宜為政裁託如休請 又曰唐李素直能蒲州日

史於本州齊國書記道 畫像自成 哦詩自娛 又曰

中微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廡室以自戒 又曰唐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刺史祖繼其父道昭

其父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郡公

小郡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又曰唐岑義陝州

總管其弟相睦為守生犯聲譽 風觀月樓 三梁十

刺史兄弟相睦為守生犯聲譽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一

驛 又曰魏那御為西兗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

明月樓 又曰唐裴雅為濟州刺史天子東巡雅

卿置三梁十驛科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

敏均省上喜嘉之 又曰唐堂晚以中微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

金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又曰隋辛公義還井州

玉邑 生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即

宿廳事終不還問 又曰隋仁壽中山縣作亂資州刺

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營而去 鞭人持稻 與軍采

葛 又曰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偷執而鞭之 又曰魏李遠督

為信州刺史州先無儲蓄遠督與軍士共采芻糧為糧

有異味。無分膏。肝陌聚觀。風俗頓革。又曰唐李邕之軍士感悅。

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肝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滿。又曰魏延為梁州刺史。州人俗

荒曠。多為盜賊。為立庫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揚津下教。何晏勒歲

下教。云有人著某邑。衣桑某邑。為者。在城東被殺。故若收

家人。可連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

並騎俱獲。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安皆為講說。教授之。又飛鳥食蝗。大駁食獸。又曰

作刺史。或勤於州門。又曰梁泰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備自答責。忽有飛鳥十羣

下食蝗。殆盡。又曰兗州有觀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為

暴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忽有大駁食獸。以為化感所致。郡神相迎。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郢界。忽見衣紫披甲。胄者

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

之神。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又曰晉殷仲堪為荊

州刺史。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

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教授生徒

岸其名曰洲。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荊州。教授生徒

摘發貪暴。又曰唐張鑑為涪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

曰唐姚璩。遷益州刺史。初蜀力拒暴軍。禮接儒士

吏貪暴。璩摘發之。無所容貸。又曰唐張光輔討趙王。軍士恃功多暴。秋仁傑時為河

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

南者一趙王。公董士以平賊。賊不恨。光輔還秦仁傑

王主也。如得上方劍。如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秦仁傑

不逼改授復州。又曰周荆罕儒為泰脩邵公廟

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為國練使。

綏鼻亭祠。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開隋墓之。又曰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舊傳象

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尉其祠。城上舊傳象

鼻亭神。作均水法。還移稅錢。守撫州刺史。嚴爭灌

祠記。混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又曰李渤為虔州

刺史。奏遷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賊二萬石。錄名

屏風。賜膳洛濱。山堂肆考。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

對之得才。否狀。輒視於下方。擬設置。又曰唐元宗自

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

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下饒於祝神虎甕。禱

洛濱。賜以御膳。上相諸王。以下饒於祝神虎甕。禱

井泉湧。為暴眼。城隍廟。舉酒祝神。曰。類虎只食判史

無傷惡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也。等其聲如雷

通明視之。數虎悉覺。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叔除北朔

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水之處。陸額十善

將。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蕭恪四客。又曰陸龜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州中有

登樓談詠

太平御覽曰南安王嶺出為相州刺史高祖錢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中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嘗使武士擊弓文士下筆合射事類曰晉

庚亮鎮武昌諸佐史嚴浩等樂月登南樓咸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封金送上

運米自給太平御覽曰王恩政遷相州刺史州城多壞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患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又曰泉金為東雍

州刺史職亮不擾於民在給今還公坊不付御節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私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執勞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坊於是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甘露降庭嘉禾出境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曰恨不以此付卿

朝野僉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曰臣前特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餽請復為相州改弦

呼戴帽餽謂隨使戶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郭都人多是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居之名曰義舍又曰唐徐中選詔州刺史按公地

給居義舍募堡公田山堂肆考曰唐東滋為華州刺史政清商流民至者給地

樹又曰隋梁光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第三百段御繖一枚

賜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麋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

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庭嘉禾出境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

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曰恨不以此付卿

呼戴帽餽謂隨使戶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郭都人多是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居之名曰義舍又曰唐徐中選詔州刺史按公地

給居義舍募堡公田山堂肆考曰唐東滋為華州刺史政清商流民至者給地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光彥下車發摘奸慝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又曰吳越保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原賈充假

羽葆杜預給追鋒

晉起居注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騎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預為鎮西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騎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預為鎮西大將軍都督荊州

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增奪腴田給貧單延文學設餅果合辟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侈放

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頃奪以給貧單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

在州夫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揚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饌三酌

其簡靜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刺史四

原岳牧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諸侯白帖

史古諸列岳刺郡隼旗熊軾彤禧俱出

朱輻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轡

益州刺史作中置兵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

和樂職之詩置兵外備四縣內威不軌高

車蓋又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

又曰魏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

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頗少裁器於身相善其言為霽

威嚴九州之長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卿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

十有三牧漢官解詁曰京畿十牧有三牧分土食焉銅印墨綬詳通典

銀印青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位居牧伯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

又曰今刺史居牧伯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

史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刺史伯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

而臨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

諸州後漢書百官志曰泰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

督察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督察在位錄曰徒考功實刺舉州事

欽定四庫全書御定四庫全書應劭漢官儀曰監司三代曰伯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

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漢書朱博傳曰京師之牧伯盡部州境山謙之丹

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天子所使黃泰交州記

五年始置刺史監部州境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奉詔條察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刺史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部刺史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曰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懷以道德又曰阮瞻遠平南將軍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

諸軍事領提烏丸校尉石將軍彬既至鎮幽州晉書曰唐彬獎勵

風俗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

人稱頌變清淨化人魏書曰劉震為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將士

咸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盜賊自止漢書

曰張敞為冀州刺史計日受俸謝承後漢書曰揚東

居部歲餘盜賊自止計日受俸謝承後漢書曰揚東

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十石計日受十曰一炊

俸除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十曰一炊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畏彊禦又曰陳翔遷揚

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不畏彊禦又曰陳翔遷揚

惡不畏不事上司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

遷後濁晉中興書曰王選為廣州刺史民人謂者多

車永貪濁又曰車永為廣州刺史神馬白鳥白帖曰王阜

欽定四庫全書御定四庫全書有神馬察過詔條又曰孟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

白鳥見察過詔條又曰孟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

云所察出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六條之外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見碑墮淚又曰羊祐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